



我们的节日·元宵

游灯与听香

□庄小芳

凉,各类游灯队伍喧哗散去,再一路结伴四散回家。

“游花灯”的游戏从童年延续到少年,童年是比赛谁的花灯更好看、蜡烛的火焰是否经得起风吹和摇晃,是从村头走到村尾的嬉笑玩闹;少年的游灯则是另一种心态了,是呼朋唤友、前后簇拥的畅快,是希望遇到某人的暗藏心思,是走进邻居友人家中似乎窥探到别人生活另一面的小小哲思。正月十五提灯进入村里别人家中,是被允许和欢迎的。成群结队的孩子提着一簇簇灯火走来,是平常夜里沉寂的村庄难得的一年一次的喧哗,这种喧哗似乎为年画上一个句号。在童年提灯游村的记忆里,总是听到慈爱的老人说“吃了元宵怨就消了”,年少时

不懂话中的含义,如今想来,大人们或许是在感慨元宵过完了,年也算过完了,任再热闹,也要回归到生活之中。调皮的儿童依然沉浸于快乐之中,而老人们早就看透了一切。

回到家中,家里仍然是灯火通明的,那种明亮一年也是难得几次有的。家里常常是有不少人的,以妇女居多,我便知道,她们都是来等“听香”的。在神明前说完心事,连卜几杯,然后她们拿着香默默地往外走去。时间或长或短,她们又走了进来,再一次卜杯,然后耳语起来,再带着某种或放松或忧愁的神态,静静地坐在厅堂中。这是一个奇怪的仪式,带着神秘但又似乎寻常,不管听到什么,仿佛在她们的内心也波澜不惊。在当晚,听香的内

容似乎都是秘密,但是第二天,她们的愿望和所听之言都会变成公开的话题,带着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这些勤劳而辛苦的惠安女子,她们的愿望无非都是丈夫和孩子,在一年伊始,听香在新一年带给她们的是安慰还是忧虑,大多数也被她们偷偷藏在心里,连同热闹日子里的心事。而这仪式,岂是我们这群刚游灯后尽兴而归的孩童所能理解的。

我又该如何提笔总结那童年和少年时度过的元宵节呢?它不是盛大的热闹,不是街巷的锣鼓喧天,回想起来,它常让我想起某一年的元宵,提灯游村的我一抬头,看到了满天星辰,它们热闹而清冷,神秘而没有尽头。



岁月最美是陪伴,人间至味是团圆。

润饼灯

□柯远峰

“元宵圆,月圆圆,挂灯彩,吃红丸,鼓仔灯,尚走时(注:闽南语最流行之意),大街小巷云归(注:逛整晚之意)……”案头摊着闽南童谣的新作,笔尖刚落下一字,儿时提着灯笼奔跑的身影,便顺着墨香漫了出来。

四十年前的元宵,快乐简单得像颗糖。一张五角纸币,就能在巷口小摊换回一只纸糊的润饼灯,那点光,足以把整个正月十五的夜晚都照亮。

最难忘有一年元宵,奶奶从早市回来,手里竟藏着一盏金黄色的润饼灯。灯身折得层层叠叠,像刚烙好的润饼皮,上面还盘着一条蜿蜒的红纸龙,鳞片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我高兴地扑过去抱住奶奶的胳膊,吃了晚饭后,就举着灯笼催奶奶点蜡油。

奶奶先把润饼灯展开又折回,让薄纸撑出恰到好处的弧度;再划亮火柴,看着小红烛的火苗舔舐灯芯;最后往灯笼底座滴几滴滚烫的烛泪,小红烛便稳稳立住了。她帮我把竹篾条穿过灯顶的铁圈,用红头绳绕了三圈,打了个紧紧的活结,轻声说:“提着吧,别跑太快。”

我小心翼翼地提着灯笼跨出门槛,先去五姨婆家叫小堂叔,又朝对面邻居家喊小伙伴阿盾。不一会儿,他也提着一盏青绿色的润饼灯跑出来,灯影在地上晃成跳动的光斑。我们在大堤上追着跑,灯笼的光把彼此的笑脸映得通红,笑声裹着晚风飘得老远。直到一阵风卷过,阿盾的灯笼“呼”地暗了。他低头看见烛火灭了,嘴一瘪,哭着跑回了家。我正暗自庆幸自己的灯笼没事,刚笑出声,就见火苗顺着我的灯纸往上蹿,我的哭声比阿盾的还响,连巷尾的狗都跟着叫。奶奶闻声赶来,直喊:“快放开!”我这才惊觉灯笼已面目全非,不多会儿,便化为灰烬。

后来再大些,提灯笼的兴致未减,我们有了自己的玩法,点燃“自制花灯”。三五成群走在乡间小道上,我们挨家挨户,把“元宵节快乐”的喊声送进每一扇亮着灯的窗户。

如今的元宵灯,样式五花八门。今年闹元宵,儿子看见孙悟空造型的电子灯就挪不开脚,女儿盯着莲花灯。丈夫一问价格不菲,我忽然想起,当年攥着五角钱买灯的自己,那份满心期待的心情,从来都不分年代。买下两盏灯,看着儿女提着灯在人群里穿行,他们的笑声与儿时的我渐渐重叠。



文人笔下的元宵节

缤纷的灯光幻影里,有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审美、性情、志趣、祈愿与民俗诸多方面,众多的灯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小百科全书呢。

——肖复兴《元宵节的灯是小百科全书》

孩子有自己的灯。兔子灯、绣球灯、马灯……兔子灯大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下面安四个轱辘,可以拉着走……马灯是两段,一个马头,一个马屁股,用带子系在身上。西瓜灯、虾蟆灯、鱼灯,这些手提的灯,是小孩玩的。

——汪曾祺《故乡的元宵》

正月十五,处处张灯结彩,整条大街是办喜事,红火而美丽。

——老舍《北京的春节》

元宵俏皮话

取月色二两,揉碎星月,再取春风十里,杏花千朵,包成元宵,寄个春天给你。

不要汤圆的腰围,要汤圆的反弹力。

元宵到了,我对你的爱,终于要“露馅”了。

今日宜:与爱的人黏在一起。

故乡的灯会

□林荣林

料峭,大家裹着棉袄追着灯火跑,即使冻得鼻子通红也不肯停,灯火照亮的路,再黑再冷都不怕。

今年又与往年不同。在外乡贤的提议,加上多方协调,延续了数百年的二月十五迎灯习俗,提前到正月初五举行。这个消息,让在外的游子乐开了花。我早早返乡,刚进村就被热闹裹挟:田头埔的街巷挂满红灯笼,家家户户门楣贴着红联,空气中飘着茶的清香,这是故乡独有的烟火气,让人瞬间卸下满身风尘。

村里的林伯是扎灯老手,六十多岁的他仍坚守着老手艺。我凑热闹到他的工坊,看新砍的嫩竹削成细篾,泡过桐油后扎成正方灯架,飞檐翘角透着灵气。打下手的村民糊着红黄粉等各色油纸,描上花

纹,写上各种各样的祝福语。不一会儿,百余盏小花灯就渐次成型。

正月初五晚,瑞云桥早已人声鼎沸。老人拄着拐杖,孩子被抱在肩头,邻村亲戚也赶来赴约。随着锣鼓喧天,迎灯队伍缓缓走来。领头的牌楼灯丈余高,由四人抬着,百盏花灯齐亮,如移动的灯山照亮街巷;龙旗灯舒展如游龙,凉伞灯摇曳似彩云,鲤鱼灯、兔子灯紧随其后,汇成流动的灯海。

我也随行其中。跟着队伍,不由想起小时候,父亲牵着我的手随队而行,此刻仿佛他那粗糙的手掌温暖依旧。那时候,我总爱追着灯跑,摔倒在地,也不敢哭。父亲当年爬梯子帮我摘鲤鱼灯,说要讨个年年有余的彩头,这一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记忆如潮水涌来,当年看灯的故事,与眼前的热闹仿佛重叠在一起。

队伍绕村而行,每到一处,村民便献上茶水。各家各户,新花灯高悬屋檐,众人争相抚摸沾喜气,抢旧灯盼顺遂。烟花绽放时,绚烂的彩光映着一张张笑脸,老人皱纹里盛满欣慰,年轻人眼中透着朝气,孩子们的笑声清脆如银铃。

夜深人静,人群散去,街巷灯笼依旧明亮。我站在家门口,望着灯火勾勒的村庄轮廓,心中满是暖意。这盏跨越百年的元宵灯,见证迁徙后的扎根,如今又点亮团圆的喜庆。它是文化的根脉,是情感的纽带,更是故乡独有的年味与浪漫。

明年,我仍会赴这场灯约,让故乡的灯火,继续温暖每一段归乡之路。

火鼎公婆

□吴茉莉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气象台的一则预告,让月色有了别样的仪式感。仰望苍穹,月亮带着几分神秘的光晕,温柔地俯瞰着大地。人间的灯火也呼应着这份浪漫,千灯竞放,万影婆娑,氛围感拉满。

我们跟着人潮走了许久,终于等到了令人期待的舞龙表演。两条金龙威风凛凛,金鳞耀眼,口吐火星,随着龙珠的跳动上下翻腾、盘绕、绵延起伏,一举一动都透着腾云驾雾的气势,看得人目不转睛。舞龙的大叔大妈们步法灵活、身姿矫健,每一个动作都利落有力,将龙的灵动与威武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个胆大的孩子探出手,想去触摸龙头,举龙头的大叔顺势一个躲闪,引得众人一声惊呼;而他稳稳落地后,随即转身,大方地将龙头凑到小朋友面前,让他尽情触摸,讨一份新年好彩头。那龙头精致逼真、栩栩如生,我试着一提,竟有十几斤重,才深知舞龙人背后的辛苦,更敬佩他们这份坚守的热忱。

舞龙过后,火鼎公婆便迈着诙谐的步子紧随其后。这流传了三百多年的泉州特色民俗表演一登场,就将现场气氛再推高潮。火鼎公婆皆是丑角打扮:火鼎

公头戴黑色“地主帽”,脸上涂着浓浓的白粉,鼻子下挂着一丛黑色八字须,身上穿着鲜红与橙色相间的短褂,手里拿着一杆长烟管,走路时一摇一摆,滑稽有趣。火鼎婆将头发盘起,插满红的、紫的大花,涂满白粉的脸颊贴着两块红“消膏”,嘴角一颗大黑痣格外醒目。她身着镶边大襟紫衫,一手甩着红帕,一手摇着大圆蒲扇,扭腰摆胯,或嘟嘴,或瞪眼,引得人群阵阵大笑。二人合力抬着一口架在竹架上的铁鼎,鼎中红彤彤的火苗跳跃、翻滚,映红了公婆的脸庞,也照亮了周围围观人群的笑脸。“火鼎抬过处,干戈化飞灰”,火鼎公婆的表演,寓意扫除一路邪秽,传递新年红红火火的美好期盼。伴随着闽南小曲,火鼎婆卖力地摇着蒲扇,扇动鼎中火苗。忽然火鼎公脚步一歪,佯装要摔倒,火鼎婆连忙伸手去扶。两人一唱一和、一逗一捧,时而挤眉弄眼,时而相互打趣,一言一行都透着浓浓诙谐,引得围观人群发出阵阵善意的笑声。大人



(CFP图)

小孩都看得目不转睛,不少人还跟着节奏轻轻舞动双手,欢声笑语顺着街道一路蔓延。

除此之外,拍胸舞、扭秧歌、腰鼓队轮番登场,歌声、笑声交织在一起,大街小巷热闹欢腾。

闹元宵的乐趣,全在这“闹”字里,不亲眼见证这份欢腾,总觉得年还没过完。闹过了,借着这好彩头,便开始奔赴新一年的打拼了。

元宵

□王邦尧

宵节没有灯总令人遗憾,就好像端午无粽,中秋无月,总是不够圆满。

前几年的元宵,我是要与人去赴各处的灯市的。泉州市区里有热闹的灯市,各式各样的花灯挂满大街小巷,足以让人饱眼福,可是距离有点远。

邻镇也有灯市,不是展览,而是游走,叫“拔拔灯”,因旧时纤夫拉纤而成的一个风俗。数十上百的灯悬于长绳之上,由每家每户派出的男丁提着,绕村而行,祈求风调雨顺,国富民安。镇内有村,村里分组,每一组都有一个灯队,故而全镇有一二十个灯队,队队互相比试,你有舞狮,我有舞龙,你请杂技,我邀乐团,好不热闹。长长的灯队则如火龙,绕村镇逡巡而行,十分壮观。歌舞喧阗,热闹无边。

最难忘的是小镇某一村落的元宵。那是一个藏在深山里的村落,要经过绵延不

断的群山,走许久不见人烟的山路才可以到达,平日十分宁静,可到元宵这天,全村都热闹起来,白日里已有戏班子敲锣打鼓地唱戏。夜幕初降,有各种丰富的游戏与表演,皆是村里人自发参与。我迄今难忘站在高处看黑夜中巍峨的群山,山脚人家点点灯火,如珍珠般白灿,各处人群提着灯笼,火光橙暖,星星点点,缓缓移动,划破了深山里的暗,却划不破大山的寂。那种热闹与孤冷,像隔着窗户看焰火,像怀着心事在陌生人人群里行走,有一种既亲又隔的错觉,忽近忽远,既近又远,冷冷暖暖,真实又虚幻。记得那日观灯回来,坐在友人摩托车后座之上,顶着寒风,穿行于

大山无边的黑暗与深静之中,以刚才所看到的温暖,抵御四围的寒冷。有一轮明月,光辉柔照,落于千山,落于路面,落于身上,没有温度,不寒不暖,只是清美。

所以,我想到元宵,总是会无端地想到姜白石的那句“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有一种宁寂之感,带点寂寥与落寞,又清冷冷无尤无喜。亦会想起他的那首《鹧鸪天·正月十一观灯》:“巷陌风光纵赏时,笼纱未出马先嘶。白头居士无呵殿,只有乘肩小女随。花满市,月侵衣,少年情事老来悲。沙河塘上春寒浅,看了游人缓缓归。”站在夜里,看暖融融的灯火,缓缓地游走,像神话里的巨人,站在天地之间,连接着冷寂与热闹,像人生的很多时候,在繁华处冷寂,在孤清时热烈,在有人处忘我,在无人处清醒,穿越时空,摇曳温暖。



厝边年味

诗语

元宵

□蔡华阳

游花灯的、赏花灯的、怀念花灯的在聚集。夜晚比白天明亮从心窝掏出的花灯越来越多被掏出的,还有今晚的元宵节能用红色造句谋篇于是红红火火写满人间

听力越发敏锐了耳朵装在春风,装在灯笼装在脚步声,装在那最小的汤圆那些面孔在我的眼眶里滚烫指尖轻轻一碰春暖人间

今夜灯火通明每个孩子都能找到回家的路请允许我先说一声元宵节快乐

初暮,从餐厅里吃饭出来,见大街上每家门前皆堆着稻草与松柏,回过神来才知近元宵。街尚未走完,便见一群人敲锣打鼓,大概是有了呼应,四面八方忽然放起了焰火,远远近近,烟花绚烂,缤纷炫目,美丽至极。我站在街头,看烟火明明灭灭,喧闹声不绝于耳,虽寒风轻拂而过,竟不觉得冰冷,而有一种醉人的暖意。

之后,不知从何处忽然涌出一群一群的人,穿过马路,朝一个方向走去。事后才知,原来是去赴设于路口的一处酒宴,是当年娶亲或生子的人家所请,摆于一处让人免费品尝,谁家酒席先被吃完,谁家今年将行好运。这样的风俗真令人欢喜,有人情的温暖与质朴。

可是还是没灯,除了人家檐下偶有悬挂的几盏,街上不见有灯笼。这是小镇,虽也十分热闹,但元